



窗边的三角梅

在今年夏天一个晚风轻拂的下午,一株三角梅在花市的众多盆栽中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静静地立于角落,却以满枝娇艳的花朵吸引了我的目光,让我挪不开步子。那鲜艳的紫红色,如同天边燃烧的晚霞,热烈而奔放。三角梅的花瓣独特而精巧,三片簇拥,形似三角,中间还有三根花柱,每根花柱顶端都有一枚呈现亮黄色的花蕊,就像太阳的光芒那样耀眼,衬托得每一朵三角梅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

我满心欢喜地将它带回了家,安放在窗外那个阳光最充足的地方。我深知它对阳光的热爱,就如同我对它的喜爱一般热烈。每日清晨,我会为它浇上清澈的水,看着水滴在叶片和花瓣上滚动滑落,宛如精灵在跳舞,心中满是喜悦。我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,用心守护着这份美好。每逢风雨交加时,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移进屋内,生怕风雨侵蚀了它的娇美。

然而,命运似乎在跟我开玩笑。不知何时,三角梅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原本娇艳的花朵开始凋谢,叶子也变得枯黄。我的心瞬间被揪紧,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开始疯狂地查阅资料,四处请教养花的行家。原来,是我过度的关爱让它承受了太多,合适的水分、充足的光照以及恰当的肥料才是它真正的需求。

于是,我调整了养护的方式。不再频繁浇水,给予它适量的肥料,精心修剪掉那些病弱的枝叶。每一天,我都怀着忐忑的心情观察它的变化,期待着奇迹的出现。终于,功夫不负有心人,三角梅开始慢慢复苏。先是枝头冒出了嫩绿的芽尖,那一点点的绿色,仿佛是希望的火种,重新点燃了我心中的期待。随后,芽尖逐渐长大,颜色也由嫩绿转为淡粉,最后绽放出那熟悉而又迷人的紫红色花朵。

如今,寒冬已至,但这株三角梅依旧绽放如初。满枝的花朵如同一片绚丽的云霞,将整个窗户装点得如梦如幻。阳光洒在上面,花朵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仿佛在向世界展示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。每当我望向窗外,内心便充满了宁静与喜悦。在这寒冷的季节里,它仿佛是春天的使者,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希望。

三角梅用它的美丽和坚韧,教会了我面对挫折时不要轻易放弃。它让我明白,只要我们用心去呵护、去坚持,总会迎来生命的绽放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我们常常被琐事困扰,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美好的存在。而这株三角梅,就像是一位智者,默默地提醒着我,要停下匆忙的脚步,去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美好,去珍惜每一个瞬间。

窗边,那一片紫红永远在绽放。它是我生活中的希望之光,让我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,都能坚定地相信,只要我们心怀期待,用心守护,美好的春天总会到来。



绘画/牟一朵 文字/金子

哲理小簿

千里莺啼与五段虾

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南园和北园,各有一条5000米长的跑道,酱红色的塑胶跑道上,每日都有不少跑步的人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李敬泽先生,就是这些坚持跑步者中的一员,几年前,他还出版了随笔集《跑步集》。《跑步集》中有一篇《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》。李敬泽先生说,有一天,他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园跑完步,往回走的路上,接到一条微信,要他给出一个接下来拟作文学演讲的题目,“再不给题目就来不及了”。但当时,他确实还没想好题目。看微信时,他正好走到一座过街天桥上,“脑子空空荡荡,抬眼一望,看见了那三棵树,用鲁迅的笔法来写:左边那棵是鹅掌楸,右边那棵是鹅掌楸,中间那棵还是鹅掌楸”。于是,他就向对方报了讲座的题目,叫作《跑步、文学、鹅掌楸》。他在讲座中说:“就是这样的三棵树,长在道路中间铁栏围起的绿地上,两边都是车行道,所以人过不去,只可远观,不可亵玩。每次跑完步,我都要在天桥上看着它们一会儿。”

那一次讲座,李敬泽先生由三棵鹅掌楸谈到跑步,谈到文学,谈到人与地球,还谈到“我也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,成为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”。

在《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》一文中,李敬泽先生写道:“大家如果有兴趣,可以从昌平向南坐上快3,在仰山桥

站下来,抬头望望那三棵非常漂亮的树。”结果,《跑步集》出版后,有读者专程到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看那三棵鹅掌楸。只是“零距离接触”后他们才发现,那里的鹅掌楸不止三棵,而是大小十一棵。于是,有人不免疑惑:为什么不是三棵,而是十一棵呢?是不是李敬泽先生的记忆发生了差错?

我将李敬泽先生的“三棵鹅掌楸”,当作一则趣闻。笑过之后,我想到了一古一今艺坛上的两则故事。

“古”事是对于杜牧《江南春》诗的争论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杜牧的这首诗家喻户晓,可少有人知道,关于它,有过不同看法。明代才子杨慎质疑此诗道:“千里莺啼”,谁人听得?“千里绿映红”,谁人见得?若作十里,则莺啼绿红之景、村郭楼台、僧寺酒旗,皆在其中矣。”(《升庵诗话》)清代何文焕则批评杨慎的观点,他说:“余谓即作十里,亦未必尽听得着、看得见。题云‘江南春’,江南方广千里,千里之中,莺啼而绿映焉。水村山郭,无处无酒旗,四百八十寺,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,不得专指一处,故总而命曰‘江南春’。”(《历代诗话索考》)

“今”事是齐白石先生画虾。以叙事长诗《漳河水》成名的已故诗人阮章竞,生前学齐白石老人画虾。阮章竞

的画作《虾》上有段文字,大意是:有一次赴宴,吃大虾,无意中数了虾身的节数,是六段,不免惊讶,因为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。于是,阮章竞回到家,立即查大百科,查海洋生物辞典,上面都说虾身是六段。这让他很是不解,白石老人的画明是以实物为对象的,而且他观察之细致闻名遐迩,怎么会将六段虾画成五段呢?这一发现引得阮章竞无限感慨。

原来,白石老人早年画的虾确实是六段,后来才变为五段的。白石老人画虾的这一变化,经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如实画虾,写实,宗法自然;第二阶段最重要,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,共画出八样:双眼、短须、长须、大钳、前足、腹足、尾,还有一笔深墨勾出的内腔。这种结构成为白石老人画虾的独有风格;第三阶段是画上的墨色不均一,笔先蘸墨,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,把虾的“透明”画出来,虾一下就“活”了。

无论是杜牧的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,还是白石老人的“五段虾”,其实都说明了一个创作原理:艺术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明白了这一道理,就应该知道,创作不能执着于事物的表象。正如李敬泽先生在《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》中所说:“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、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,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,全都连接起来,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。”

□岳立新

母亲的“银名言”

尽管对军营的热爱和向往早已在童年萌芽,但真正下定决心报名参军,却是缘于命运的乖张:在我那个年代,农村孩子挣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,似乎只有两条路——考学和当兵。考学不成,则只有当兵一条路了。那年没考上大学,镇里搞征兵宣传活动时,我便偷偷地报了名,直到入伍通知快下了,我才告诉母亲。母亲叫武成银,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,这个名字大概饱含着外祖父“望子成金,望女成银”的期盼吧。母亲知道我的性子,没有阻拦和责怪,只是喃喃地说:“你没出过远门,娘怕你受不了苦。”

离家走的那天,母亲往我挎包里塞了十几个煮熟的鸡蛋,让我在路上吃,还一直默默地跟在身后送我。临出村口,母亲越过欢送的人群,突然拉住我,一边给我整理身上的新军装,一边平静地对我说:“娘都问过了,当兵这条路光荣,到部队好好干!”母亲一脸不舍的表情,目光中却透着坚毅。

当兵这条路光荣,到部队好好干——一路上,我一直琢磨着母亲的这句话。母亲一定是问过不少人后才这样说的。到部队后,我隔三岔五地给家里写信。母亲没读过书,不识字,父亲每次读给她听后问有什么话要回,母亲也只是说:“叫娃儿不用挂念家里,在部队好好干。”

我牢记母亲的话,在部队里刻苦学习、勤奋工作,第一年便立了三等功,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、入了党。写信告诉母亲,母亲回话说:“我家娃出息啦,没给咱家丢脸,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!”义务兵的三年里,我只休过一次假,那是父亲拍来电报说母亲病了。当我心急如

焚地赶回家,激动地来到母亲的床边喊了一声“娘”时,母亲眼里一亮,颤抖着伸出手来,摸着我的脸缓缓地说:“娃呀!你怎么回来了?”扭头就埋怨父亲:“这点小病躺两天就好了,还告诉娃干啥?娃现在是部队的人了,多忙啊!”原来,那年老家的庄稼遭虫灾,而父亲在外奔波无法回家,要强的母亲硬是一个人背着20多斤重的喷雾器给家里10多亩庄稼打了药。虽然最终赶走了虫害保住了庄稼,母亲却累倒了。怕耽误我的工作,母亲还嘱咐父亲,不让他告诉我。听着父亲的叙述,我的心里一酸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休假陪伴父母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,假期结束的那天,母亲故作轻松地对我说:“娃呀,娘这身子骨硬朗得很,以后也会自己注意的。娃就放心去吧,到部队好好干。”手却紧紧拉着我不放。

自那以后,家中的回信总是有让我惊喜的内容:不是小麦丰收了,就是家里添置电视机了,再就是妹妹学习拿第一了,等等。当兵第七年,已经是二级士官的我作为优秀士兵被保送进了军校的大门。

这条路光荣,到部队好好干——成家后,我切身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,更懂得了母亲跟我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在近20年的部队生涯中,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,它总是激励着我要坚持不要放弃、要振作不要气馁、要坚强不要懦弱,因为当兵这条路光荣!

母亲一生艰辛,没有文化,平时言语不多,但她忠厚老实、持家勤俭、为人正直,深得乡亲们的敬佩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与母亲在一起的细节渐渐有些模糊,但她的“参军这条路光荣,到部队好好干”的“银名言”,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,就像昨天对我的那样清晰。

□陈颖

红豆最相思

小区的楼旁有几株冬青树。春天的时候,冬青树会开白色的小花。落花之后,肉眼不可见的果实经过时间的锤炼,待到秋末初冬,便摇身一变,变成一个又一个红彤彤的小果实,像极了红豆。

想起红豆,王维那首《相思》不请自来。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,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曾以为这首《相思》,是王维送给一位端庄、聪颖、纯情的女子的,事实上,这首诗是王维送给李龟年的,它还有一个名字叫《江上赠李龟年》。

重新翻读了张炜先生的《唐代五诗人》中的王维篇。在“声气相投”这一讲中,张炜先生讲到了王维人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。首先是王维的母亲,她对王维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影响巨大。其次是王维的弟弟王缙,他与王维皆是博学多才的才俊,后来官居宰相。在王维遭难的时候,王缙奏请削去自己的官职替兄赎罪。再一个是宰相张九龄,他是王维的大恩人,曾经擢拔王维为右拾遗,是王维一生最依赖、信服和崇敬的人。张九龄的官场沉浮,直接影响到王维的仕途及思想变化。王维的内弟崔兴宗与王维相处融洽。王维最初选择隐居终南山,就是这位内弟与之相伴。

有一位诗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王维的诗篇中,他就是裴迪。裴迪与

王维一生交好,在王维命运转折的几个关键点上,都出现了他的身影。从终南山隐居到辋川唱和,特别是王维身陷叛军之营、恐惧悲伤被投无路的时候,是裴迪前去探望,为此王维写下了那首《凝碧池》。这首诗后来成为王缙手中最有力的佐证,也是唐肃宗重新起用王维的凭据。

张炜先生在“声气相投”这一讲中并没有提到李龟年。王维和李龟年的友谊是真实存在的,他们友谊的起因也有迹可循。李龟年是玄宗时期著名的音乐家、作曲家、宫廷乐师。他出生于音乐世家,与兄弟李彭年、李鹤年一起创作的《渭川曲》深受玄宗喜爱。王维除了是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之外,还是音律家、琴师。相同的技艺、共同的爱好,促进了两人友谊的萌生与持久。

天宝十四年,安史之乱爆发,长安沦陷,玄宗出逃,王维被俘入叛军之营,李龟年流落到江南。流离失所的李龟年在异乡的街头弹唱王维为他写的《相思》,思君、思友人、思往昔之情浓烈而凄然,常常词出口

中,泪流满面。

相传汉代时期,一位男子从军戍边,他的妻子天天站在村口的树下遥望远方,盼望她的丈夫归来。天长日久,她思念的泪水流尽,再流出来的竟是滴滴血泪。血泪滴下化为红豆,红豆生根发芽,长成大树,树上结满殷红的豆子,人们称之为相思豆。

相思红豆本意为见证爱情,有了王维的“此物最相思”,有了诗佛与乐圣的真挚友情,采撷而来的红豆便有了新的寄托。

小区冬青树的小红果,终究不是红豆,但我愿意把它们视作红豆。清风里、皓月下,路过它们时,总有一些人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走来走去。这些我思念的人,都是我的友人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投稿邮箱:ytrbzk@126.com

坐着云起
回望

林春山

坐着云起
回望

林春山

坐着云起
回望

林春山